



DER SCHWARM

Frank Schätzing

群

[德] 弗兰克·施茨廷——著 朱刘华 颜徽玲——译

后浪出版公司 |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群 / (德) 弗兰克·施茨廷著; 朱刘华, 颜徽玲译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220-10649-1

四川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21-2017-702

I. ①群… II. ①弗… ②朱… ③颜…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0412 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German language as "Der Schwarm" by Frank Schätzing

Copyright © 2004,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GmbH & Co. KG, Cologne/ Germany

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本中文简体版由银杏树下 (北京) 图书有限责任公司独家出版。

QUN 群

著 者
译 者
选题策划
出版统筹
编辑统筹
特约编辑
责任编辑
装帧制造
营销推广

[德] 弗兰克·施茨廷
朱刘华 颜徽玲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吴兴元
梅天明
赵 波
李淑云 熊 韵
墨白空间·张萌
ONEBOOK

出版发行
网 址
E - mail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天津东辰丰彩印刷有限公司
143mm × 210mm
29.5
836 千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
978-7-220-10649-1
138.00 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010019

推荐序 无国界小说

看到《群》，许多读者可能会被它的厚度吓一大跳，望而却步。但是，如果打开第一页，阅读下去，便会很快地、不由自主地被作者精彩的叙事手法给吸引住了，而想要一章接着一章读下去。那种感觉，就仿佛是在经历一趟又一趟壮阔又迷人的海洋之旅，而弗兰克·施茨廷实在是一位最佳舵手或是导游，他从海洋的角度，将地球切割、重组，在读者的面前摊开了一张无比繁复却又令人惊叹不已的世界地图。

阅读《群》，我才知道所谓“无国界”的小说应该是什么模样。除了亚洲以外，《群》所跨越的版图，几乎涵盖了欧、美、非三大洲，故事的《序章》从秘鲁万查科的一位渔夫开始，然后场景逐渐转移，到挪威、加拿大温哥华、法国里昂、德国基尔、美国纽约、加纳利群岛……从极地、格陵兰海、阿拉伯海、克拉阔特湾到西非沿海……从赏鲸船、实验室、独立号到飞行甲板，从海面、大陆架、海沟到海底……全书宛如万花筒，不断地变化出崭新的场景，而将一切国度或自然的疆界，全都消弭于无形。所以阅读起来，实在不禁要让人大呼过瘾。而且在我有限的记忆之中，应该没有哪一本小说，比《群》更包罗万象，更加全球化了吧。这些看似生硬的海洋生物、地质或科技等知识，被弗兰克·施茨廷用流畅且有趣的笔法消化和重组后，成了

一则悬疑的冒险故事、惊悚的推理小说，或是科幻传奇，而读者更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许多海洋和环保新知，甚至被小说结尾处一段语重心长的宗教省思所感染。

和弗兰克·施茨廷一样，我也是热爱海洋，热爱潜水的人，然而，我不得不佩服他为写作《群》所下的苦工，以及他渊博的知识和考证资料的用心，实在大幅超过了绝大多数的海洋文学作家，令人啧啧称奇。而《群》也让我从此对于海洋有了豁然开朗的视野——它再也不是一个抒情的审美对象了，而是一个值得去潜心探索，甚至解读其中密码的巨大生物。而它所能诉说的故事，可能远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加神奇、浩瀚、无边和迷人。

近几年来，台湾颇流行环游世界之旅，但与其花大钱，走马观花式地到此一游，还不如打开《群》这本小说，不必一口气读完，只要每日逐页阅读，便会对于全球化的版图和环保议题有更完整的认识。在阅读《群》的过程中，我经常会联想到观赏DISCOVERY影片时的感觉，然而，文字有时还要胜过摄影镜头，因为文字更能创造出想象的空间，在读者的眼前展开比影像更具有说服力，甚至更具有魅力的画面。也因此，钟爱海洋的人，一定不可错过这本小说；而没来得及去亲近海洋的人，更要读这本小说，因为必定会由此认识到海洋的迷人之处，绝对不是搭乘香蕉船出海，或是穿比基尼拍照而已。海洋就在我们的周围，环绕着我们，但讽刺的是，我们对于它的了解还不如对太空的认识。它到底有多深？多广？在那见不到光的深处，到底有没有潜藏着一种生物，将对人类的世界展开反扑呢？或许《群》不能给我们解答，但它已对那神秘莫测的黑暗，投射下了一束耀眼的光。

郝誉翔

作家、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学系教授

爱情，比海洋更深邃

献给莎宾娜

万宗归一

加拿大，温哥华岛，努恰努尔特部落

目 录

序 章	1
第一章 异 常	15
第二章 灾难城堡	425
第三章 独立号	599
第四章 下 潜	837
第五章 接 触	891
终 章	921
致 谢	929

序 章

1月14日

秘鲁海岸，万查科

某个星期三，胡安·纳西索·乌卡南的命运在没人在乎的情况下改变了。

然而，这起事件在几个星期后还是被注意到了，只不过乌卡南的名字依旧未被提起，他不过是众多牺牲者中的一名罢了。如果能够直接问他，那天早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许会发现：乌卡南的意外和同一时间地球上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件有许多雷同之处。甚至，从乌卡南的观点来看，或许可以看出这些事件之间存在很久以后才逐渐明朗的关联性。

但乌卡南已经无法再对这个秘密提供半点讯息了，而秘鲁北海岸万查科前方的太平洋也无法开口解释。乌卡南就像那些曾经被他捕获的鱼一样，再也不能说半句话；当他成为统计数字中的一员时，整个事件已发展到另一阶段。至于乌卡南的下落，早就无人问津了。

何况在1月14日以前，根本没有人对他和他的重要性感兴趣。

乌卡南对于近年来万查科发展成海滩休闲胜地一事，一点儿也不高兴，而那些天真的外来客把当地居民驾着老式草船出海当作世界太

平的想法，对他也没有任何好处。

他们都还这般出海，其实应该叫落伍。大多数的同业早就靠着拖网渔船和生产鱼粉、鱼油为生。拜这些同业之赐，秘鲁渔获量虽然逐渐下降，但仍有办法与智利、俄罗斯、美国及亚洲几个重要国家并列为渔业王国。完全无视圣婴现象的存在，万查科仍迅速向四面八方扩展，饭店一家接一家盖，就连最后一块自然保育区都肆无忌惮地牺牲掉了。更可怕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来插一脚，从中牟利。除了乌卡南之外，所有人都会被收买了。乌卡南一无所有，仅剩一艘名为卡巴列舵的小船。卡巴列舵西班牙文原意为“小马”，当时西班牙统治者着迷于它特有的船型，而以“小马”命名。但依目前这种情况来看，就连卡巴列舵也快濒临消失了。

这个新的千禧年一开始，乌卡南就已注定要被排除在外。

他开始觉得不知所措。有时他觉得被圣婴现象惩罚，有史以来它便不断造访秘鲁，对此他束手无策。有时他也觉得被渔业会议上的环保人士惩罚，他们只会对过量捕捞及赶尽杀绝高谈阔论。在这类会议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政客，形式上是出席会议，眼光却慢慢转移到那些被控诉的渔业大亨，直到他们猛然惊觉，他们看到的不过是镜中的自己，一样都是既得利益者。然后，他们把眼光投向乌卡南，一个对于这场生态灾难根本无能为力的。他既不祈求海上有大型鱼工厂出现，也不希望日韩渔船徘徊在两百海里外海，伺机猎捕本地渔获。乌卡南没有罪过，但当时他并不十分确定。另一方面，他感到羞耻，好像数百万吨的鲔鱼和鲭鱼全是被他从海里抓上来的。

当时他二十八岁，算是硕果仅存的年轻渔夫。

他的五个哥哥都在利马工作。他们把乌卡南当作笨蛋，因为他竟然愿意驾着一艘比冲浪板还简陋的船只出海，然后在一望无际的海洋中等待压根不会出现的鲣鱼和鲭鱼。他们不断告诉他，对死人吹气是无望之举。但乌卡南有遗传自父亲那种年届七十还每天出海的怪脾气。至少在几个星期前他的父亲还出过海。现在，老乌卡南不再捕鱼了。

他因奇怪的咳嗽症状以及脸上的斑点而卧病在床，除此之外还有逐渐失去意识的征兆。乌卡南坚定地认为，只要他还坚持传统，老爸就会继续活下去。

数千年前，早在西班牙人登陆美洲大陆前，乌卡南的祖先，云加人及莫切人就懂得用芦苇编制草船出海捕鱼。他们居住的范围，从北部海岸一直到现在皮斯科城地区，其渔获量足以供应百万人所在的大都会昌昌。当时那儿还遍布着瓦嘉库司，也就是邻近海岸的沼泽，因为蕴含了地下淡水，所以芦苇长得非常茂盛。乌卡南和他的族人，就如同他们的祖先一样，利用这些芦苇编制卡巴列舵。

编制卡巴列舵需要巧手与心平气和的性格。这种小船真可说是独一无二，船身长3到4米，船首细长、向上弯曲；重量轻，不容易下沉。过去，上千艘这种有“金色之鱼”美称的小船，来往穿梭在海岸地区。当时，就算在条件不佳的状况下出海，也都能满载而归，而且渔获量恐怕比乌卡南这一代渔夫美梦中的还要多。

但是沼泽正在逐渐消失当中，更别说是芦苇了。

至少圣婴现象还可以预期。每隔几年接近圣诞节之际，寒冷的秘鲁洋流温度上升，热带东风消失，海中养分贫乏，鲑鱼、鲭鱼和沙丁鱼由于没有食物来源都不见踪影。也因此，乌卡南的祖先称这个现象为El Niño，意思是“圣婴耶稣”。有时圣婴只是轻微地扰乱一下自然秩序，但每隔四五年，它就从天而降来个灾难，好像要把地球上所有人类毁灭一样。龙卷风、30倍的降雨量、致命的土石流——每一回都有数百人丧生。圣婴现象来来去去，一如往昔。虽然人们并不乐见其来访，但总还有个心理准备。然而，自从太平洋地区开始使用开口可容纳12架巨无霸客机并排的大型围网后，连祷告都嫌多余了。

当乌卡南驾着卡巴列舵在波浪中摇摆之时，他正想着自己究竟有多愚蠢。既愚蠢又罪过。应该说所有的人都有罪过，因为我们选择与基督守护神为伍，然而祂却是个既不反抗圣婴现象，也不反抗渔业协会及政府协议的守护神。

从前，在秘鲁有神秘崇拜，乌卡南想着。他听过一些有关考古学家在特鲁希略城附近的前哥伦布时期神殿内的发现：在月亮金字塔的后方躺了90具骷髅，有男人、女人，甚至小孩，有的被击毙，有的被刺死。听说是为了制止公元560年的大洪水，当时的祭司绝望地牺牲了90条人命当作祭品。接着，圣婴现象便奇迹般地消失了。

可我们要牺牲谁来阻止过量捕捞呢？

乌卡南陷入沉思。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敬爱耶稣基督。但他也祭拜渔夫的守护神圣佩德罗。乌卡南从来没有错过任何一个圣佩德罗日，而且总是全心全意地参加。这一天，木制的圣佩德罗神像被船载到各个村庄。人们白天上教堂，一到晚上便转而投入异教仪式。神秘偶像崇拜正如火如荼地流行着。然而究竟哪个神可以拯救这个圣婴耶稣也不愿伸出援手的地区？圣婴申明祂和渔夫的苦难没有关联，祂的影响力也无法掌控大自然所带来的灾难，至于过量捕捞更是政治家及说客的事了。

乌卡南看看天空，眨了眨眼。看来今天天气会很好。

目前秘鲁西北部就像理想国一样。好几天都是万里无云的天气。这么早，大部分冲浪者都还躺在被窝里。大约半小时前，乌卡南驾着他的卡巴列舵在柔和的波浪里摇摆着，一起出海的还有十来个渔夫。那时太阳都还不见踪影。渐渐地，它从阴暗的山后升起，把整个海面染上了粉彩般的光影。无垠的远方刚才还是银色的，这会儿已慢慢呈现蓝色。在水平线之处，隐约可见正驶向利马的大货船。

乌卡南无视这清晨美景的存在，从后方拿出卡卡，这是一种卡巴列舵渔夫用的红色渔网，长数米，上面挂满不同尺寸的钩子。他上身挺直地蹲在芦苇船上，带着批判的眼神查看织工细密的网。卡巴列舵里没有地方可坐。倒是船尾有个不小的空间，可以堆放渔网和其他捕鱼装备。他把船桨横放在前面，船桨是将一根南美洲特产的竹子剖成两半制成的，秘鲁境内没有其他地区使用这种材料当船桨。这把桨是他父亲的。他带它出来，是为了让父亲感受到他用这把桨向下划水的

力量。自从父亲生病以来，每天晚上乌卡南都把桨放在父亲身边，而且是放在右手上，好让他感受到传统的存在及生命的意义。

他希望父亲能认出自己摸到的东西。老乌卡南连自己的儿子都认不得了。

乌卡南停止检查卡卡。他在岸上已经检查过一次。渔网是极有价值的东西，必须好好看管。一旦渔网遗失，即代表结束。在这场太平洋资源游戏中，乌卡南已经是输家，不过他可没允许自己颓废酗酒。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那些绝望的眼神，以及那些把船和渔网荒废在一旁的人。乌卡南心里很清楚，如果从镜中看到自己有那样的眼神，他可能会马上结束生命。

他环顾四周。小小的卡巴列舵船队在海面上分散开来。这些卡巴列舵是今早和他一起出航的，现在距离沙滩大概有一公里那么远。今天没有什么风浪，这几匹小马不像平常那样跳上跳下。接下来几小时里，这些渔夫得耐着性子等，听天由命地等。陆续有些较大的木制渔船及一艘拖网渔船加入，它们行经小草船旁，纷纷朝外海方向驶去。

乌卡南仍在观望，看着同伴一个接一个把卡卡放入水中，然后小心翼翼地用绳索绑在船身上。大红的球形浮标在水面上晃动着。乌卡南知道轮到他下网了，但他的思绪依然停留在过去的日子里。他只是继续呆呆地凝视着，没有任何行动。

寥寥无几的沙丁鱼。就这样。

他的目光随着那艘愈来愈小的拖网渔船而去。今年当然也出现了圣婴现象，但还不算严重。只要谨守界线，圣婴就会摆出另一张脸，一张微笑的脸，一张友好亲善的脸。秘鲁洋流舒适的水温，会吸引黄鳍鲂鱼和锤头双髻鲨误闯秘鲁北海岸，这个它们原本并非很乐意造访的海域。接着，圣诞节便有大餐可吃了。虽然本来该进渔网的小鱼先进了大鱼的肚子里，但天下没有尽是好事的道理。

也许，在这样的日子出海，还是有机会满载而归的。

尽是一些没用的想法。卡巴列舵不适合离岸太远。不过集体行动

时，它曾创下出航十公里的纪录，一群小马共同挑战波涛，在浪尖奔驰。到外海去，主要的问题在水流。此外，如果天候不佳又加上逆风，那可就要费上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卡巴列舵划回岸边。

有些人从此一去不复返。

乌卡南在他的小草船上笔直蹲着。一大早他就等待着鱼群出现，看来今天出现的机率渺茫。于是他又开始在太平洋上搜寻那艘拖网渔船的踪影。他曾经有机会去大型渔船或是鱼粉工厂工作，但这也是过去式了。90年代末期悲惨的圣婴现象过后，很多工厂的工人也丢了饭碗。庞大的沙丁鱼群再也没有回来过。

他该怎么办才好？没有渔获他根本无法生活下去。

你可以教那些小姐冲浪。

这倒是另一种选择。反正古老的万查科早已屈服在众多旅馆的淫威下。随便挑一家旅馆工作，看是钓观光客、穿着一件可笑的夹克调鸡尾酒，还是逗那些被宠坏的美国女人发笑。一同冲浪也好，滑水也好，或者晚一点在旅馆房间里办事也行。

一旦乌卡南跟过去完全切断关联，他父亲便将在那天死去。就算这老家伙头脑不清醒了，也应该感觉得到，他的小儿子已经失去信仰。

乌卡南紧紧握住拳头，握到手指关节处都已惨白。他拿起船桨，下定决心跟着快要消失的拖网渔船前进。他的动作急促，充满愤怒。他的船桨每下水一次，就离其他船远一点。他愈划愈快，知道今天不会出现突如其来的大浪、激烈的海流或者西北风阻挡他回程的路。要是他今天不放手一搏的话，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至少在水较深的地区还有鲭鱼、鲱鱼和鲑鱼。那些鱼不会只属于大型渔船。他当然也有一份。

过了好一会儿，他稍停一下看看后方。密密麻麻布满房子的万查科变小了。四周包围他的只剩下海水。没有半艘卡巴列舵随后跟来。那些小船仍然停留在原地。

他的父亲曾经提过，以前秘鲁内陆有一个沙漠。如今，我们却有

两个沙漠。第二个沙漠就是家门前的海洋。我们竟成了害怕降雨的沙漠民族。

他还是离海岸太近。

乌卡南继续用力划时，又再度拾回信心。他一下子兴奋起来，想象在无边无际的海洋上驰骋他的小马，朝目标前进，那儿有成千上万闪亮的银色背鳍在水面下穿梭，那儿可以看见座头鲸喷气，金枪鱼跳跃。每划一桨，船就带他离渔村腐败的气息更远一些。乌卡南的手臂不由自主地划动着，等到他再度停下往陆地方向看，整个渔村只是骰子那么丁点大的剪影，周围布满了白点——阳光下，渔村被新时代的霉菌，那些度假旅馆重重包围。

乌卡南忽然感到害怕。他以前从来不敢驾着卡巴列舵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搭乘大船和蹲在这狭窄的草船里，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在晨雾中很难判断距离，但他离万查科至少12公里远了。

他形单影只。

他向圣佩德罗祈求，祈求祂保佑自己平平安安，满载而归。接着，他深深吸了一口含有盐味的清晨空气。他拿出了卡卡，让它不疾不徐地沉进水里。那带着鱼钩的渔网渐渐消失在朦胧天色里，直到剩下红色浮标在小船旁漂动着。

应该不会发生什么事吧？天气这么好。更何况，乌卡南知道他此刻身在何处。附近海床布满一种由火山岩浆凝结而成的崎岖小山，山顶几乎可高达水面。海葵、贝类及小虾栖息在这些岩石上。许多小型鱼类也在岩缝及洞穴里生活。其他大型鱼类如鲔鱼、鲣鱼及金枪鱼会为了猎捕小鱼而在这一带出没。但对拖网渔船来说，在此捕鱼有触礁的危险，且渔获量恐怕也没办法令人满意。

但对一个勇敢的卡巴列舵骑士而言，这里的渔获绰绰有余。

这天以来，乌卡南第一次露出笑脸。他上下晃动着。这里的浪比近海的高了些，但在小草船上还算舒适。他伸了个懒腰，对着已经跳出山头、金黄耀眼的太阳眨了眨眼。接着，他又抓起船桨划了几下，